

我的家人



编者按

春节是亲人相聚、万家团圆的美好时刻。今年春节，湖南日报社长沙分社策划了一个栏目《我的家人》，让平时写别人的记者们写写自己的家人、亲人。写自己最亲近的人，写亲历过的最熟悉、最难忘的事，过往恍如昨天，亲情血浓于水。一字一句情意缠绵，亲切感人引发共鸣。特选登部分文章，以飨读者。

单纯的妈妈



金慧

单纯是一种状态，是一种心态。如果一个女人年过半百，还能保持单纯的状态，见山是山，见水是水，那便是一种莫大的幸福。我妈妈就是这样的人。

她的单纯，是认定的事就会克服万难做到。小时候妈妈家里穷，又是家中老大，为了给家里分忧，她很懂事地只读到小学毕业就辍学了。童年过得并不轻松，砍柴、喂猪、种地，样样都干，小小的人儿还没有锄头高，就开始“锄禾日当午”了，但她认定了好日子是干出来的。19岁遇到我爸结了婚，20岁生下了我，21岁弟弟也出生了。她仍是一个孩子啊，忽然就成了妈妈，心里是害怕、是不安的，但她默默下决心，一定要给孩子们最多的爱。

小时候家里虽不富裕，但我和弟弟很幸福，从小事而言，在那个“棍子底下出人才”的年代，我们姐弟就算把家闹个底朝天也不会挨打，顶多被骂几句。而这份爱更多的是决定了一件件大事，比如突破重男轻女的思想，供我读大学读研究生；如不惜背上高额债务，为弟弟治病。幸运的事，这些坚持后来都得到了回报。

她的单纯，是认定了的人便从一而终。当时农村结婚都是说媒，很少有自由恋爱。爸爸在遇到我妈之前，也见过别的女生，但唯独见了我妈一次，就魂牵梦绕了。妈妈当时一心想减轻家庭负担，心一横，就答应了这个大自己6岁、高自己一个半头的“穷人”——我的爸爸。这一决定，妈妈用了半辈子去证明，她是对的。

结婚后，为了填饱肚子，她上山干活、下田种地样样不嫌苦。为了赚钱，她陪同爸爸连月扎根在工地拉“有线”，逼着自己学习财务知识办起了基金会，从来没做过生意竟也把液化气店开得红红火火。

前年夏天，爸爸意外摔伤，卧床了三四个月，妈妈医院家里两头跑，还要照顾生病的弟弟和家里的生意，我以为她会崩溃，然而并没有，弱小的身子，凭着一股犟劲和坚持，硬是带着全家挺了过来。只是，这一年过后，妈妈白发多了，皱纹深了，人也瘦了。

都说，女人不怕陪着男人奋斗过苦日子，最怕男人成功之后的抛弃。这不包括我的爸爸，他给妈妈修了大大的房子，实现了妈妈当收租婆的梦想，让妈妈主管财政大权有了安全感，给妈妈更多的包容和耐心，让她仍旧像个孩子一样闹着笑着。

她的单纯，是对生活保持着最初的好奇和喜悦。这也给我们全家带来了许多欢乐，比如特意做了一个好菜却因为玩游戏烧糊了菜；为了打发时间做十字绣，家里摆满了她的得意之作，惹得小镇的女人们都跟风学刺绣；出去旅游看一个大象表演，她能把朋友圈做成现场直播……很多小事能让她开怀大笑，很少有事情让她阴郁很久，吃一顿美味她能回味无穷，下海游泳能让她赞叹很久。我想，大概生命洗去尘埃，这就是最淳朴的本质吧。妈妈在兜兜转转30年后，终于活成了生活最本质的模样。

今年过年，远嫁的大姨带着全家回来了。大年初一太阳暖人，一大家子人出门散步。如今家乡越来越像个公园了，配得上“国家湿地公园——思蒙”的名号了。大家在浮桥上拍照玩，我总愿给爸妈拍个合影。他俩倚在栏杆上，爸爸想揽妈妈的肩，她很害羞，如少女生气般扬起小手掌，想打我爸。这一刻被我拍了下来，照片放大了，能看到爸爸小小的眼睛里，正笑着看着我。最美的爱情不过如此。

脚下的这座浮桥，曾经是爸爸第一次去见妈妈的必经之路，后来太祖公牵着天真的弟弟走过，外婆在后面追过蹦蹦跳跳的我，爸妈牵着的双手下荡过秋千的我和弟弟，今天，又一次见证了我们的幸福。

思念大姐

周云武

自从高中毕业离开家乡以后，每年回家的次数总是很少。或许是因为回家少，尤其年纪愈大后，几乎每次回家兄弟姐妹都会聚一聚。大姐是在这次聚会中说话最少的一个。

一

大姐离开我们两年多了，这后来的每次相聚当然更不会有她的声息，但我们都明白，弟弟妹妹们其实心里都想到了她，只是谁也不愿提。80多岁的老母亲倒是忍不住，常常突然冒出一句：“大姐原来怎样怎样……”在场的我们却谁也不去接话，以为便可以阻止老人家的思念与悲伤。

大姐长我8岁。那个年代，重男轻女的封建思想还在农村蔓延，农村女孩少有上学，即使上学也晚。大姐哪一年上学，我没有记忆。大约是我三四岁的时候，嚷着要大姐带我去学校玩，大姐一般是不肯的。终于有一天，大姐同意了，跟着大姐到了学校，老师上课，我坐在大姐旁边，有些胆怯，甚或有点发抖；怕老师责罚大姐，也顺势责罚我，更担心被老师赶出去！大姐用肘轻轻地碰了我，示意我别动、别哭、别说话。那时候农村的孩子上学，许是类似的情况颇平常，也许是我安静地坐在大姐身边不淘气，一直到放学，老师并没有责罚大姐，也没有责罚我。

回家的路上，和大姐一起的几个女生忽然有人提出不上学了，随即便有人附和，尽管我睁大眼睛望着大姐，生怕她也参与同意，她还是表态同意了！

自此以后，大姐便每天跟着父母、扛着工具，下田干活去了。后来我才知道，大姐只读到小学三年级，那一年她11岁。

二

她总是很少说话，几乎从不与人谈她的心思。我七八岁的时候是比较调皮的。那年春节，隔壁两岁小男孩挂在胸前新衣服上的毛主席像章被人偷了，或许受我一贯淘气的恶劣影响，小男孩母亲认定一定是我偷了。父亲听说后，平时颇为严肃的脸上更加铁青，随手捡个树枝在我身上一顿抽打，令我交出像章！我没偷，又如何交得出？父亲见我携打之下仍交不出像章，便将我胸前漂亮的毛主席像章取下，转身交给站在旁边眼圈红红地目视



唐璐

作家耳根曾经说过：“父爱，与母爱完全不同，他更含蓄，更无言，如山一样。”

小时候，我跟父亲的沟通很少。我曾经觉得他除了在意他的工作，在意我的成绩，根本不上心我吃得饱不饱、穿得暖不暖。

少年不识双亲意，成人方知父母恩。

长大后我才明白，父亲原来是我心目中最高大的那座山，他始终坚守着他的那份责任。

一年半前，父亲在长沙照顾着怀有7个月身孕的我。“砰！”厨房传来一阵响声。我闻声前

着弟弟挨打的大姐，叫她交给隔壁男孩的母亲。

在我的记忆中，无论怎样贫困和烦恼，一年一度的春节是小孩放肆的时光，打打闹闹、犯点小错是不会受责罚的。正月初三挨打，又加上被强行摘去了胸前的无比珍贵的毛主席像章，父亲走后，我号啕大哭。

大姐望着我，依然是眼圈红红的。半晌，她抱着小妹，突然很坚定地转身出去了。一会儿工夫，大姐一手抱着小妹，一手拉着隔壁的隔壁家与我年纪相仿的女孩，当着父亲的面，要那个女孩交出了她从小男孩胸前取走的那枚像章！

大姐，还只是个十五六岁，只上过小学三年级的农村小姑娘，以她的果敢和智慧，捍卫了弟弟的清白和尊严！

我内心深处的那股欣慰和感激，一直流淌、流淌……

我初中快毕业的时候，大姐出嫁了，家境竟忽然窘迫了许多。不仅从队上分回的口粮少了，连我每周上学寄宿的生活费母亲也时常拿不出。我那时似乎懂了：原来大姐的失学，全都是为了弟弟妹妹能够上学。10岁出头的大姐，担起了家中长子的重担！后来偶尔与大姐相处的时候，我几次想对大姐说：“弟弟一直心存感激！”可我一直没说，大姐也从未提起过。当那天漠然凝视着大姐安静地躺卧的棺材慢慢沉入入土的时候，我才突然意识到，再也没有机会跟大姐说这些了。

三

大姐是典型的默默劳作而又言语极少的农村妇女。她家不远处，有个砖瓦厂，稍有空闲，她便去帮工。深夜需人加班，砖厂常常叫不到劳力，但只要叫她，她总会去。直到她病倒，再也支撑不住，才作罢。听说她每次参与装一车砖，可以分得几块钱。大姐是极勤俭的人，很少花钱，病重的时候把几十年积攒的几万块钱交给了她儿子、我的外甥。

外甥当兵转业，到城里打工。记得从那时开始，我每次回到老家，一向很少说话的大姐，见到我总会略笑着以她特有的小声询问城里的房价，说是要给她的儿子买房。她哪知道，她几十年辛辛苦苦攒下的那点钱，想到省城买房何止是远远不够！

大姐，带着她自己心里才明白的无尽的遗憾和牵挂，就那样走了。

一个普通的农村妇女的离世，于社会、于他人，当然不会有任何的震撼和惊奇。但于弟弟，她的呵护和奉献，是那样的持续和永恒；于子女，她的倾心和厚爱，是那样的无私和深远。



张福芳



小可爱

在我们家，有一个小可爱，有他在的地方，总是充满欢声笑语，他就像小太阳般温暖着我们。

这个小可爱是我的儿子，小名牛宝，刚2岁11个月，活泼聪明，爱说好笑。

虽然从小放在先生老家带，只周末才能陪伴他，但他依旧与我很亲，每到周末只黏着我，谁都不愿离。

小小的他，嘴巴特别甜，见谁都能寒暄几句。每次我要是穿上他没见过的衣服，他总会使劲夸

我：“妈妈你好漂亮哦。”有时跟他玩积木，我搭起了小火车，或者小房子，他都会用崇拜的眼神看着我，“妈妈你好棒哦。”有时，想试一试自己在他心中的地位，就经常问他：“宝贝，你最喜欢的人是谁啊？”他每次都不得罪人，“我最喜欢爸爸妈妈、爷爷奶奶……”一大摞的人，个个都说到；每次见到熟悉的人，他总会主动打招呼，非常亲热：“王爷爷，你好！”“巧阿姨，你好！”他做错了事，认错时，嘴巴更是甜：“妈妈，我要做个乖宝宝，以后不可以打人哦。”

他很喜欢求抱，每次我从长沙回来，看见我，他总会以雀跃的姿态飞奔而来投入我的怀抱，一双小小的手紧紧抱住我，对着我说：“妈妈，你回来了，我好想你哦。”每次非得抱上一两分钟，才肯松手。有时出去玩走累了，他也会赖皮，用充满期待的眼神看着你：“妈妈，可不可以抱抱牛宝？”让人不由得心软。有时，他做了错事，挨打了，他也总是一边哭着一边往你身上蹭，伸出一只手要你握着，然后顺势往你怀里钻。

他是个“破坏大王”。有一次我在午睡，他把我的口红、唇膏、润肤霜全部“倒腾”出来，拿着口红学我的样，在自己脸上、手上涂抹，还用小手把口红挖出来，擦得床上、被子上、衣服上、墙上满是，润肤膏也被他挤了一地，令人哭笑不得。还有他爸爸装酒的缸子，下面装有开关，只要我们把那间房门打开，他肯定偷偷跑去打开酒缸开关，把酒放出来，经常是闻到满屋子酒香了，我们才能发现。

他也很坚强，每次摔跤，哪怕额头肿了个包，他也不哭，都是自己爬起来，拍一拍，说：“我没事，我没事。”让人既心疼又为他点赞。他很重感情，遇到玩得来的小朋友，他总会惦记着别人。小小学龄的他，也很贴心，你要是不高兴了，他会跑来安慰你：“妈妈，你别不高兴了。”用手轻轻地拍你的脸。

虽然有时会被他气得哭笑不得，嫌弃他调皮，但每次看到他那纯净的笑脸，黑溜溜的大眼睛，抹了蜜一般的小嘴，所有的烦恼总会被丢到一边，他的一个拥抱，足以让我觉得阳光普照。

父亲的责任

去，只见父亲头朝地，整个人摔在地板上。我慌慌张张地去扶父亲，可是怎么也扶不起来。

“别担心，我自己来！”父亲在地板上匍匐前进，从厨房爬到客厅，最后借助沙发的反作用力站了起来。我焦急地问父亲有没有崴到脚。“我没事，对不住了，总给你添麻烦！”2007年，父亲被检查出患有肌无力病。随着岁月流逝，父亲行动日渐不便。尽管身体不太好，父亲仍自告奋勇地承担起了照顾我的责任。我怀孕期间，怕我营养不好，他每天早上为我剥3个核桃，洗1个苹果，然后用袋子装好，让我带到单位去吃。很多下班回来，我都会看到父亲站在窗台上望着我回家方向的马路，只要看到我，他就会远远地跟我招手。

这几年，每次我说要带他去医院疗养一段时间，他总是拒绝。我知道，父亲怕因此成为我们最大的“麻烦”。但是，他不知道，在我们心中，他一直是我们的骄傲。

父亲退休前工作兢兢业业，勤勤恳恳。他总说共产党给了这么好的生活，我们一定要好好地为人民服务。在我的印象中，父亲一心一意扑在工作上。小时候，我放学后经常在他的办公室里写作业，他做完部分工作后会来检查我的作业，检查完作业后我就回家。他又接着工作。记得他那时刚刚换到新部门工作，很多业务要重新学习，每天晚上我都看见他拿着厚厚的一沓材料认真学习。

他在信访部门工作时常要去乡镇调解纠纷，曾经回忆说有一次为了调解两个毗邻村子的山林纠纷，用了“笨”办法，挨家挨户去当地了解情况，查阅山林法务资

料，咨询相关法律人士，却收到了不错的效果，两个村子化解了多年的矛盾。

父亲对自己要求很严，他曾被有些同事评价为县里“四大清官”之一。不过父亲总是开玩笑地说：“我一直在清水衙门里待着，没想过要去‘贪’。”

“忠厚老实”是几乎所有认识父亲的人给他贴的标签。记得小时候有一天下起了倾盆大雨，父亲在下班后带着我搭乘三轮摩托车回家，路上遇到一个很大的水坑，司机下来推车。父亲见司机一个人很吃力，便下车帮忙一起推。到达目的地后，父亲给司机付钱，并告诉他不用找零了，说天气这么恶劣，多收点钱是应该的。

父亲也是一个很传统的人。作为家族第一个大学生，第一个吃“国家粮”的人，父亲自觉地担负起了他认为应该担负的对家族的责任。他对家族晚辈非常关心，经常鼓励大家努力读书。“我读大学的时候，你爸爸经常给我寄生活费。”“你爸爸以前会把他觉得不错的书拿给我看。”“你爸爸让我选择做老师，可以传授知识给更多的人”……这些都是堂哥堂姐们告诉我的，他们还时不时对我说：“你爸是我们最尊敬的人。正是因为你爸，我们家庭才出了更多大学生。”

其实父亲是一个很平凡的人，他所做的事也都是责任范围内的事情，可能根本不值一提，但是一个人一辈子能坚守责任，不忘初心，也不是那么容易的。

